

危险关系. Married Lovers

(美) 杰姬·科林斯
丁占罡 李天浩 石颖 译



Jackie
Collins

杰姬·科林斯的最新畅销小说

危险
关系
Married
Lovers

(美)杰姬·科林斯 著
丁白 李天浩 石颖 译

Jackie
Collins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1-20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关系 / (美) 科林斯著；丁占罡，李天浩，石颖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43-3621-4

I. ①危… II. ①科… ②丁… ③李… ④石…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200号

Copyright © Jackie Collins, 2008

This book is copyright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

No reproduction without permission

作 者 (美) 杰姬·科林斯
译 者 丁占罡 李天浩 石 颖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621-4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书封面所用图片为网络图片，未联系上作者，请作者见到书后与现代出版社编辑部联系。
联系方式：kk316@qq.com

献给我的三个女儿——

特蕾西、蒂法尼和罗莉。

你们是我最伟大的成就。

安 娅

安娅·安娜斯塔斯基亚是个极为漂亮的女孩，出生于车臣共和国格罗兹尼城外的一个小村庄。从她落地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开始评论她的美貌。她的妈妈——一位前俄罗斯芭蕾舞女——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多年前令她坠入爱河并离开莫斯科相许一生的农场主弗拉德·安娜斯塔斯基亚，是她看上眼的最英俊的男子。安娅生于1985年8月1日，她不仅漂亮，还是个特别招人喜爱的阳光女孩。本来安娜斯塔斯基亚一家人过得很平静，但1994年爆发的车俄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当时的安娅年仅9岁。安娅的爸爸被征募到城里作战，再也没有回来。

安娅的妈妈心都碎了，她完全丧失了求生的意志，没等到1996年战争结束，她就在一天夜里陷入了永久的睡眠。那时安娅刚刚11岁，又孤独又恐惧。最后，一个邻居收留了她，可这家人并不友善，对她很粗鲁。安娅超凡脱俗、娇媚欲滴的美丽让这家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心烦得要命。身材短粗的斯维特拉娜阴险奸诈，尽管她比安娅大不了几岁，可她简直把这个年轻的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奴隶。斯维特拉娜的父母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把打扫猪圈、擦洗冰冷的石地板以及其他应由仆人做的所有的粗活儿，都交给了安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算是接收了她，但他们随意使唤她，让她睡在厨房角落里的一块破旧的毯子上。每到晚上灯火熄灭以后，就会有蟑螂、老鼠窸窸窣窣地在厨房地板上窜来窜去，有时还会有一两只大耗子加入其中，吓得安娅蜷缩在毯子下面，一动不敢动。

不可避免的厄运终于降临到安娅头上。当斯维特拉娜的妈妈怀孕以后，她的爸爸便趁机强暴了安娅。他每天夜里都对她百般调戏。起初，安娅还予以抵抗，但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她身无分文，又无处安身，这里毕竟是她的家呀，所以她咬紧牙关忍受着凌辱。厄运从她12岁就开始了，直到两年以后战火再起，空袭和地面部队都卷入其中。



一天夜晚，7个士兵闯进家中，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摧毁一切。他们痛打了斯维特拉娜的爸爸，强奸了她的妈妈，然后便开始折磨两个女孩子。安娅还算比较幸运，他们只是轮奸了她；斯维特拉娜可就惨了，他们用卑鄙的性游戏来侮辱她，最后切开了她的喉咙。最后，他们又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不留一个活口。

安娅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吓得一动不敢动，直到她确信那些士兵已经走远了，才凭借意志力挣扎着逃离了那所熊熊燃烧的房子。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捡了一条命——她还活着！这一事实迫使她忘掉苦难，想办法活下去。她加入了欲越过边界逃往邻国印古什的车臣难民队伍。途中，她与一位带着3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套近乎，装作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员。她这样一个饥一顿饱一顿、孤苦伶仃的小女孩，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1章

目前，洛杉矶

卡梅伦·佩洛黛斯到了邦斯私人会员健身俱乐部，确切地说，是一路跑来的。

“早上好！”她冲坐在白色藤条接待桌后边一个名叫琳达的漂亮拉丁裔女孩挥手，气喘吁吁地问道，“我来晚了吗？我8点的客户到了吗？”

“当然到了。”琳达夸张地转动着那双会说话的褐色眼睛，“老屁先生已经准备好了，正等着呢。跟以往一样，他满嘴都是脏话，还是那个德行。”

“好极了。”卡梅伦轻叹一声，把挡在眼前的一缕金发捋到耳后，“有谁能告诉我他为什么总来得这么早吗？”

“因为这样他能有更多时间磨砺他那张变态的老嘴。”琳达会意地答道，“而且，你知道，他太、太爱你了。”

“多谢。”卡梅伦嘟囔一声，做了个鬼脸。

“那个男人没别的，满嘴都是性，性，性。”琳达抱怨道，“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受得了。”

“我受得了，”卡梅伦耐心地答道，“因为他付费很高。我很快就能攒下足够的钱去开一家自己的健身中心了，到那时，你来为我工作，那些对你我说脏话的客户都将统统成为历史。你觉得怎样？”

“你最好快点实现目标，免得我把他那张臭嘴扇扁了，让他永远闭嘴。”琳达说着，伸手去拿她的指甲锉。

“哎，哎，”卡梅伦责备道，“我们都知道，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唔……”琳达抚弄着她的一只金耳环，沉思道，“要是我男朋友卡洛斯听到这个老变态对我说的话，非把他那两条细腿打断了不可。”

“别理他，我就是这么做的。”卡梅伦将双臂伸过头顶，说道。

“我确实不想理他。”琳达哀叹道，“但是，姐们儿，你知道，那不可能！”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卡梅伦一边回应着，一边向员工更衣室走去。

“对你来说也许是的！”琳达冲她背后喊道。

卡梅伦是个绝色美女，闲逸洒脱，充满活力。她身高5英尺8英寸，身姿绰约，皮肤光洁，颧骨高耸，一头短短的金发一绺一绺地、尖尖地支棱着，长长的刘海非常性感地悬垂在浅绿色的眼睛上方。

自从逃离了夏威夷和虐待她的澳大利亚籍丈夫格雷格以后，她在邦斯工作快3年了。对她来讲，邦斯是个绝好的地方，她可以使用这里的设施，除了租金和她带到这里的每个客户按人头提取一部分佣金付给房主以外，其他收入都直接进了她的腰包，这意味着她可以随意收费——而她的确也是这么做的。

她最初来到洛杉矶时只有21岁，以她出众的外貌，她本来可以轻易当上演员或模特的，但那不是她想要的，她追求的是更能带来价值的东西，能有什么比开一家自己的健身俱乐部更好呢？既然洛杉矶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她当然可以抓住这一点成就一番事业。她知道很多有关健康以及如何保持完美体形的知识——至少格雷格教过她一些很有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她足够聪明地意识到，只要她努力工作，不让自己卷入充斥整个洛杉矶的消遣性毒品、太多的夜总会和没完没了的聚会中，她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嗨，美女。”当她换上一件新的针织背心出来时，多里安——一个有着法比奥^①式鬃毛般亚麻色头发和几处艳丽文身的健身教练冲她大声喊道，“你的那个老家伙不耐烦了，正在那嘟哝着脏话呢。”

“噢，上帝！”卡梅伦惊叫道，“他可真卑鄙！”

“得有人制止他。”多里安提醒道，“当然我并不是说以什么好的方式。”

“我愿意去制止他。”卡梅伦俏皮地说道，边匆匆向主健身区走去，“可我怀疑他不会喜欢。”

罗德先生——那个令她讨厌的客户——确实在等她。罗德身型怪异，下身穿着红黑相间的自行车骑行短裤，上身是一件鼠帮乐队1965年巡回演出时穿的那种T恤，头上得意扬扬地顶着一个卷曲的泥棕色假发套。他是个垃圾传记作家，作品里尽是些从各种报刊上拼凑剪辑来的信息，不仅过时而且完全不准确。他所写的那些名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根本不懂写作的可怜笑料，但他依然不放弃。

他轻拍着手腕上冒牌劳力士金表的表盘，不满地看了卡梅伦一眼：“你来晚了。”

^① 法比奥·佩雷拉·达·席尔瓦（Fábio Pereira da Silva，1990年7月9日—）：巴西足球运动员，效力于曼联足球俱乐部。——译者注，后同。

他抱怨道，“我若不是他妈的这么想跟你上床，早给自己另找一个教练了。”

真是个混蛋！卡梅伦心想，但脸上依然笑容明媚。她曾有心甩掉这个客户，但眼下只要是能挣来的钱她都不拒，因此她收他两倍的钟点费，同时咬紧牙关，尽量不去听他东拉西扯的下流话。

“是我不好，罗德先生。”她说道，“咱们开始吧。你不是总跟我说——没时间去浪费吗？”

“你需要一个男友。”罗德色迷迷地盯着她的胸部，说道，“我说的是男人，不是什么男孩，一个真正的男人，——”

跟往常一样，卡梅伦的思绪又回到格雷格身上，涌现在脑海里的回忆依然让她痛苦，不堪回首。

* * *

她与格雷格相遇在他的故乡澳大利亚，那时她19岁，背着背包在澳大利亚徒步旅行。18岁那年，她安葬了死于癌症的母亲后不久便离开了洛杉矶的家。她父亲早已过世，由于不能忍受继父，她决定离开。在与格雷格交往的前一年，她与凯蒂——一个上学时认识的朋友去亚洲探险，尽情享受了旅游的乐趣。她们住青年旅社和海滨公所，靠做兼职女招待和保姆挣些钱，直到有一天她们决定玩点儿更刺激的——到澳大利亚去。两个人把钱凑在一起，买了两张飞往悉尼的廉价机票，然后又从悉尼一路北上，来到了大堡礁。

几天后，她在一个海滩聚会上遇到了格雷格，两人一见钟情。格雷格是个肌肉男，25岁，身高6英尺3英寸，在当地冲浪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而她呢，刚刚19岁，而且出人意料，竟还是个处女。

格雷格很快甩掉当时与他交往的几个女友，对卡梅伦展开了猛烈攻势。不久他就邀请她搬入他家——一座位于海滨的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她同意了，条件是凯蒂也一起搬进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跟他上床。

唔……一厢情愿的想法。格雷格可不是一个轻易接受“不”的男人。

他们第一次做爱并不美妙，因为她又害羞又胆怯，而且想过分取悦他。但到了第二次，那可真是超级享受了。

几个月后格雷格收到了位于毛伊岛^①的一家大型豪华宾馆的高薪邀请，因为薪

① 毛伊岛 (Maui): 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第二大岛。



水实在诱人，简直难以拒绝，他们便满怀对未来的期盼飞往夏威夷。6周后他们在日落海滩结了婚，卡梅伦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所有人都把他俩视为黄金伴侣——两人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高又帅，两人又都疯狂地爱着对方。

前两年他们的婚姻几乎是完美的，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起冲浪事故，让格雷格连续几个月丧失了工作能力。他变了，从一个阳光性情的冲浪冠军变成了一个似乎只能从对她没完没了的攻击与谩骂中寻得开心的自私卑鄙的宅男。

最初她惊愕得毫无反应，但在遭受了一系列恶毒的言语攻击后，她决定予以反击。

格雷格可不喜欢这个，他很快变得粗暴起来，粗暴到让她清楚地知道事情正在变得完全失去控制。她妈妈曾经陷在她继父的淫威下不能自拔，多年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妈妈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畏缩胆怯的可怜虫。她曾发誓决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尽管她对格雷格还有感情，但她知道是离开他的时候了。

她在心里已经勾勒出一个出逃计划，但还没等她付诸实施，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她惊讶不已。惊讶过后，她想也许这会变成好事。她天真地让自己相信，有了孩子将改变一切。由于对此深信不疑，她决定再给格雷格一次机会。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7周后，格雷格在一次疯狂的咆哮中，把她推倒在地，猛踢她的肚子，在经过极度痛苦的几个小时后她失去了他们的孩子。

此后她不再犹豫不决了。她知道，她必须逃走。

几天以后，尽管身上还有伤，她仍决定带上一个小包，拿上她的护照和她教小孩学冲浪攒下的钱，试图在格雷格半夜熟睡时逃走。

遗憾的是格雷格醒了，当他意识到卡梅伦想离开他时，顿时暴跳如雷。力大无比的他像畜生一般把卡梅伦打倒在地，然后对着她的脸高声叫骂。他骂她丢掉了他们的孩子，骂她搞砸了他的生活。接着对她一顿暴打。卡梅伦的双眼被打青，一只胳膊被打骨折，额头上被打出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直流。格雷格简直是想她的命。

卡梅伦不知哪来的一股子拼劲，抓起一盏台灯，猛地砸在格雷格头上，顿时把他砸晕了。然后她头也不回地从家里逃了出来。

到了机场，她为自己订了去旧金山的头班飞机，曾与她一起徒步远足的朋友凯蒂现在与甄克斯——一位奋力打拼的摇滚音乐家住在那里。她一到旧金山，凯蒂和

甄克斯就把她接到家里，带她去疗伤，并精心照顾她。

她在朋友家里待了几周，逐步从惨痛的遭遇中恢复过来。一取下胳膊上的石膏，她就决定乘火车前往洛杉矶。她决心在那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从而忘掉过去。

这是可能的，万事皆有可能。尽管她意识到有一天得去了断与格雷格的关系，她决不可能再跟他保持婚姻关系了，但目前她还没有准备好返回夏威夷去与格雷格离婚。这要等到她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去面对他，并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是一个多么懦弱的混蛋时，才能去做。

* * *

卡梅伦的心不在焉让罗德先生心生不快，“你在想什么呢？”他一边做着一组举重练习，一边问道。

“没有什么你感兴趣的。”她答道，不想把心事吐露给他。

“啊，但你的任何东西我都感兴趣，”罗德先生不怀好意地龇牙一笑，“你诱人的乳头，你性感的小屁股，还有你——”

“咱们不要跑题。”不等他再往下说，卡梅伦打断了他，“跟你直说吧，我今天没心情听你唠叨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屁话，所以你给我打住。”

“我？大男子主义？”罗德先生正了一下垫档，反驳道，“我喜欢女人，我尊敬她们，——”

卡梅伦又一次制止了他。她深知此人不过是一个那玩意儿不能勃起的老色鬼而已。可真够可怜的！

第2章

“我觉得无聊。”曼迪·理查兹大声说道。站在巨大的客厅里可以俯视波光闪闪的蓝色游泳池，她盘着腿坐在特大号的沙发上，“什么东西都没意思，我烦死了。”

莱安·理查兹注视着他32岁的好莱坞公主妻子，注视着她小巧结实的身体和向后梳成少女式马尾辫的光滑的红褐色头发。有时候她就像是一个烦躁的青少年，比如今天，但莱安可没有心情纵容她孩子般地发牢骚。

显然，她在期待着他说点什么，但他没有。他继续保持沉默，因为这样更安全些。

“我说了，我觉得无聊。”曼迪转动着戴在她娇嫩手腕上的几条价格不菲的钻石手链，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难道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呃，”他终于说道，“如果你觉得这么无聊，为什么不为此做点什么呢？”

他的回答没有让曼迪满意：“你是我丈夫，”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不为此做点什么呢？”

莱安反应可不慢。曼迪又在找碴吵架，而他又成了第一目标，这个不是天才也明白。“对不起，”他边说边挪动脚步，心里琢磨着得赶紧逃出去，“我今天有一大堆事要做。”

事实上他什么事也没有，但离开家似乎是个明智的做法。

“什么事？”曼迪直起后背问道，“今天是星期六，难道今天我们不应该一起过吗？”

“不行。”莱安有些唐突地说道，“我想我说过要跟我一直等着见面的那个阿根廷导演吃顿早餐——他特意飞过来看我。之后呢，我已答应我妹妹要顺路去看看孩子们。”

“哪个妹妹？”曼迪冷笑道，好像“妹妹”是她难以说出口的下流字眼，“丈夫是个囚犯的那个？”

“别扯远了啊，曼迪。”莱安警告道。他忍不住火气上升。上帝！曼迪说起他的家事，简直会让他发疯，而曼迪知道这一点。“马蒂是由于酒驾被捕的——这事儿

谁都难免。”

“那可是他第三次酒驾，”曼迪话里带刺，“即使爸爸对此也无能为力。”

是的。爸爸。曼迪的父亲。汉密尔顿·J·海克林。电影界的显贵。多部电影的制片人。明星制造机。令人生厌的利己者。曼迪在说话时，没有一次不设法提起汉密尔顿的。

“尊贵的爸爸现在何处？”他问道。他其实并不关心，只不过想把话题从他妹妹艾薇身上移开而已。他非常爱他的妹妹，但曼迪容不下她。莱安知道曼迪是嫉妒，因为他与艾薇的关系非常亲密。

“汉密尔顿现在纽约，”曼迪把盘坐在一起的穿着瑜伽裤的双腿松开，“我怀疑他有新女友了。”

“又一个？”

“他离婚了，”曼迪立即为她父亲辩护道，“他想要多少女友都可以的。”

“他当然可以。”莱安答道，接着又干巴巴地加了句，“他结过多少次婚了？”

“你知道多少次。”曼迪轻蔑地说道。

“这我可说不好。”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

“什么？”

“也许我应该去那里。”她急忙转换话题，因为她不喜欢谈论她父亲的爱情生活——尤其是跟莱安。

“哪里？”他故意刺激她。

“跟他一起，在纽约。”她厉声说。

“唔，如果你——”

“不！”曼迪向她丈夫投来警觉的目光，“你喜欢这样，是吧？你想让我走开，这样你就可以勾搭几个小荡妇一起鬼混了。”

上帝！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她为什么要故意激怒他呢？

他们结婚7年了。在漫长的7年中，他没有一次对她不忠，尽管他出轨的机会非常多。他39岁，长得不难看，事实上比一般人好看。他身高6英尺以上，由于每天慢跑，身材相当健美。他的头发略长，呈沙褐色。最好看的是他那双极其明亮的蓝眼睛。他的鼻子稍微有点歪，那是他12岁时在一场足球比赛中被人撞的。他有一点儿凯文·科斯特纳^①年轻时的味道——这是女人们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总

① 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1955年1月18日—）：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和制片人。

有一些女演员、模特、年轻的主管人员以及别人的妻子来跟他套近乎，但他都拒绝了。莱安·理查兹属于很稀有的一类人——一个相信婚姻制度的人。不管怎样，他娶了曼迪。尽管现在看来他的婚姻是一场噩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弃锚启航，尽管有时候他渴望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像他多数已婚朋友那样去搞婚外情。他有自己的原则，而忠诚就是其中之一。

刚开始时两人非常要好。曼迪漂亮、温柔又体贴，俨然一个完美的妻子。

他在他制作的第二部电影的首映式上认识了曼迪。那是一部关于一个女死囚犯的励志影片。尽管当时他已经三十出头了，但只愿意跟合适的女孩约会。他对那些想做模特或演员的女孩子已经厌倦了，他觉得她们空虚、无聊、野心勃勃、又太过漂亮。曼迪似乎是出现在合适时间的合适女孩。她对他的电影的评论既有趣又有见地，不像影迷似的只会捧着你说。她的话聪明、中肯，而且莱安很高兴地发现曼迪事实上能够在电影制作方面与他进行高水平的交流。另外一点让莱安满意的是，曼迪尽管长得小巧、漂亮，但她根本不想当演员。她曾这样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建立起家庭，在家照看我的孩子们。”莱安立刻被打动了。

当时莱安还没有意识到曼迪是汉密尔顿·J·海克林的女儿。曼迪当然清楚该对他这种很有前途的制片人说什么，她可是被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被誉为“时代传奇”和“昔日显贵的再现”的汉密尔顿·J·海克林养大的。

到莱安发现曼迪的父亲是个名人时，他们已经在私下里约会了3次，而且已有过几次极为满足的性爱。

在发现曼迪父亲的身份以后，他认为这没有关系。事实上，这算得上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尽管他所有的朋友都对与海克林家族结亲提出警告，但他还是跟曼迪结婚了。

好笨。

好傻。

好愚蠢。

但当时他是在恋爱中，或者说至少他认为是在恋爱中。

婚前，他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坚持要为他举办一个告别单身汉派对。他们跟他说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而事实上，他们征用了一架私人飞机，带着他飞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乏色情、冒险与放荡的漫长周末。这是他最后一次放纵自己。

当曼迪得知莱安没有带她一起去欧洲时非常愤怒。假如她发现了这次旅程中真

正发生的事情，恐怕就不会只有愤怒了。不管怎样，她还是嫁给了他。曼迪是一个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女孩，而现在她想要的男人就是莱安。

他们的婚礼是在巴亚尔塔港^①毗邻曼迪父亲价值2500万美元的一处地产的一个私人海滩上举行的。莱安倾向于只有亲密家人参加的婚礼，但曼迪求他默许她的心愿。“爸爸要求的不多。”她和颜悦色、甜甜蜜蜜地说道，“我是他唯一的女儿，你不能因为他希望把我的婚礼办得隆重、难忘而埋怨他，这是我们能为他做的最起码的事了。”

就这样，莱安让步了。

600名客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其中80人是他的家人和朋友，其余的他都不认识，尽管曼迪向他保证那些人全是电影界的重要人物。

就这样吧，他想，好在这件事我们只需做一次。

结果却是每周一次，因为汉密尔顿每周都要在贝莱尔^②的山顶豪宅中举办一次晚会，而且他希望他们俩每次都来参加。

“这太讨厌了。”莱安在连续4周参加完晚会后抱怨道。

“不，不讨厌。”曼迪反驳道。

“这么多社交活动，我受不了。”他说，“这种场合不适合我。”

“爸爸把这个叫作编织人际网，”她说，“你该感谢他，你遇到的可全是城里的头面人物。”

“我为什么非得那样做？”他问道。

“为了你的事业啊。”她反驳道，“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有人帮你一把。”

“我的事业进展得非常好。”他恼怒地说，“让我提醒你一句，我有两部电影在拍摄中，还有一部准备马上开机。”

“爸爸认为你应该制作规模更大一些的电影。”曼迪透露道，“他认为你应该过来为他工作。”

“你在开玩笑吧？”他愤怒地说道，“我肯定不想为你父亲工作。我制作小规模的独立电影，那是我的风格。”

“有时只有风格还不够。”

① 巴亚尔塔港（Puerto Vallarta）：墨西哥一个毗邻太平洋的海滨小城，旅游胜地。

② 贝莱尔（Bel Air）：洛杉矶最昂贵的富人居住区之一，与贝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和霍姆比山庄（Holnby Hills）一同组成洛杉矶的“白金三角”（Platinum Triangle）住宅区。

“什么意思？”

“意思是假如你真的为爸爸工作，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我印象中，我自己一直做得非常好。”他冷冰冰地说。

“我只是那样想想而已。”曼迪说着，熟练地把手伸向他裤子的前开口。她当然知道何时停止施压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毕竟，他们新婚不久，要让莱安转变态度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莱安绝不是一个轻易转变的人。他是娶了名人的女儿，但一旦涉及到电影制作的事情，他就会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绝不需要汉密尔顿·J·海克林的帮助和建议，更不需要他的干涉。

结婚一年后，曼迪才勉强承认她无法左右莱安的事业。莱安的确是不受他人控制，她无论做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不过至少她劝他接受了她父亲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坐落于贝弗利山庄平缓地带的一栋带有花园、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六卧别墅。

他一开始反对，“房子太大了。”他说。

“等我们有了孩子房子就不大了。”她精明地打出家庭这张牌，“再说，如果我们拒绝要这套房子，爸爸会伤透心的。”

为此事争论了几周后，莱安最终做出了让步，他们搬进了位于贝弗利山庄福特希尔路的那套房子。他得承认大家庭这个想法的确吸引着他。他跟三个姐妹一起在父母的精心养育下长大，所以家庭对他非常重要，他迫不及待地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遗憾的是事实并不如愿。在婚后7年中，曼迪怀孕三次，前两次流产了，第三次生下的是个死胎。

两个人的心都碎了。这也是他没有离开曼迪的主要原因，在她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后，他怎么能抛弃她呢？那样做是不对的，而莱安一生都在尽量做正确的事情。

* * *

“好啦，曼迪，”莱安不耐烦地说，“我得走了。”

“如果你必须走的话，”她语气焦躁地问，“那你几点回家？”

他讨厌被人质问，但曼迪总是忍不住去问。

“5点左右。”他含糊地答道。

“别忘了我们要跟菲尔和露西在海滩吃晚饭，”她提醒道，“在杰弗里饭店。我们请客。我们应该6点前出发。谁也说不得太平洋沿岸高速的路况，你知道我多么讨厌迟到。”

真是好笑，这话竟然出自一个总是让他久等的女人之口。

“知道了。”他终于向门口走去。

跟菲尔和露西·斯坦达德夫妇在杰弗里吃晚饭倒是个不错的选择。菲尔是个好朋友，而露西嘛，若是能不被她最喜爱的维可丁和赞安诺^①催得神志迷离，也可以很有趣。

是的，跟斯坦达德夫妇度过一晚肯定胜过跟曼迪一起憋在家里。

^① 维可丁 (Vicodin)、赞安诺 (Xanax)：前者为止痛剂，可致人上瘾；后者为镇静剂，精神科药物。